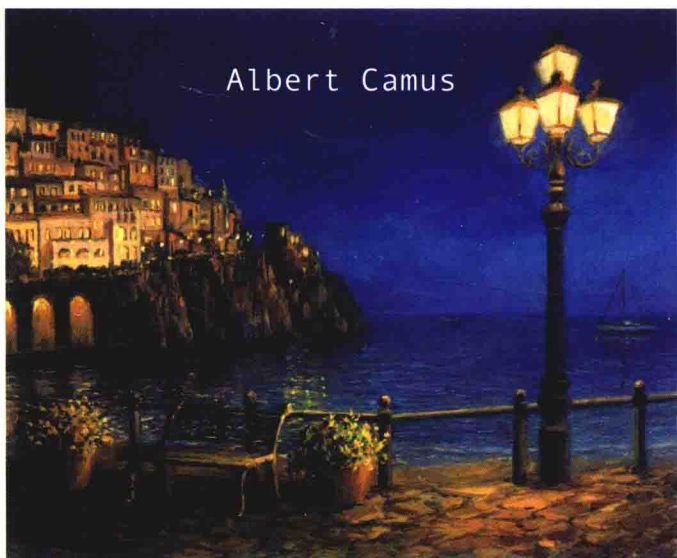




Albert Camus

L'Étranger

局外人

〔法国〕阿尔贝·加缪 著 张涛 译

“存在主义”大师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

阿尔贝·加缪成名作

“荒诞”文学代表作

20 世纪西方文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小说之一

线装书局



L'Étranger

局外人

〔法国〕阿尔贝·加缪 著 张 涛 译

线装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局外人 / (法) 阿尔贝·加缪著; 张涛译. —北京:
线装书局, 2016.7

ISBN 978-7-5120-2262-1

I. ①局… II. ①阿… ②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15834号

局外人

作 者 [法国] 阿尔贝·加缪

译 者 张 涛

责任编辑 李琳 李媛

装帧设计 **Mellv** 灵动视线

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

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(100009)

电话: 010-64045283(发行部) 64045583(总编室)

网址: www.zgxsj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制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开 本 889mm×1270mm 1/16

印 张 8.25

字 数 70千字

版 次 2016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定 价 22.80元

目 录

上 部

第一节 / 3

第二节 / 19

第三节 / 25

第四节 / 35

第五节 / 43

第六节 / 51

下 部

第一节 / 67

第二节 / 77

第三节 / 87

第四节 / 103

第五节 / 113

上 部

第一节

刚才我闭着眼打瞌睡，现在感觉房间尤为惨白。我的眼前，每一件物品，每一处角落，每一个线条，都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一丝阴影也没有。

母亲死了，就在今天。也有可能是昨天，我不大确定。养老院发来的电报写着：“母逝，明日下葬，节哀顺变。”事情没说清楚，可能是昨天。

养老院位于马伦戈，距离阿尔及尔约一百六十里地。如果乘坐两点那趟公共汽车，我应该能在天黑前赶到。然后我守一夜灵，明天晚上就能回到这里。我已经同上司商量请了两天假。毫无疑问，这种情况下，他难以拒绝。不过，我看出他有些不愿意，我甚至对他说：“你也知道，这不是我的错。”他没回话。我觉得当时用不着说那样的话。我没必要向他道歉，他应该向我说些同情之类的话。不过也没关系，后天我来上班时，他看到我戴孝，定会说什么的。这就好像我母亲现在还没去世，等她入土为安之后，凡事才笼罩上哀悼的氛围。

我赶上了两点那趟车，天儿热得厉害。跟以前一样，我在塞莱斯特的饭店吃了饭。饭店里的每个人都为我而感到难过，塞莱斯特念叨着“妈妈只有一个啊”。临走时，他们一直把我送到门外。我对此有些絮烦，眼下我还急着到艾玛尼埃尔家。他伯父几个月前去世了，家里有黑领带和黑臂章，我打算借过来。

因为怕误了公共汽车，我一路小跑。这么一来，再加上路途的颠簸、车里的汽油味，以及天上的阳光、马路的反光，我被弄

得疲惫不堪，昏昏欲睡。等我清醒过来时，发现自己的头正枕在一个士兵的肩上。他微微一笑，问我是不是坐了很长时间的车。我实在不想聊天，淡淡地说了声“是的”。

下车的村庄到养老院还有四里地的路，我走了过去，本打算先看母亲一眼，但看门人非让我先去和院长打声招呼。院长正在忙别的事情，我只好等他片刻。等的过程中，看门人一直和我说话。后来，他带我去院长办公室。在那里，我见到了院长。院长身材瘦小，上了岁数，衣服上挂着荣誉军团勋章。他那双淡蓝色的眼睛，盯着我看了片刻。然后他握住我的手，久久不放，我不知道该如何脱手。

他查阅了桌子上的花名册，说道：“默尔索太太是三年前进的我院。除了你，她没有其他赡养者。”从他的话里，我听出了责备之意。我刚想开口解释，却被他的话打断：“我的孩子，不用解释。你母亲的档案我已经看过，很明显，你的境遇使你难以照顾好你的母亲。她需要有人陪护，而你并没有足够的收入。不管怎么说，她在这里生活得不错。”

“确实如此，院长。”我回答道。

他接着说：“在这个地方，她有不少能聊得来的朋友，岁数都差不多。你也知道，他们都是一个年代的人，相处得来，有话可说。而你年纪轻轻，她要是跟着你过，会感到枯燥无味的。”

事实确实如此。之前母亲在家时，老是盯着我看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后来她到养老院，刚开始不习惯，哭过好多次。待上几个月后再让她离开，她还是会抹眼泪，因为已经习惯了。正是出于

这方面的考虑，我自去年以来便很少去看望她。另外，如果来一趟，就意味着一个礼拜天啥也干不了，更别说买车票、赶汽车以及坐两个小时车这些麻烦事。

院长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，不过我的注意力已经不在他身上。最后，他说道：“我觉得现在你应该很想再去看一眼你的母亲吧。”我没有答话，直接起身，跟着他走出了办公室。下楼梯时，他跟我解释说：“我们已经把你母亲的尸体转移到了院里的小停尸间，以免刺激到其他老人。每当院里死了人，紧张不安的氛围都会持续两三天。这样一来，会使院里的服务工作困难重重。”

路过一个院子时，一群老人本来正三三两两地聊天，一看到我们经过，就缄口不言了。等我们走了过去，他们又开始聊了起来，声音很像一群鹦鹉在喧闹。院长在一间矮小的房屋前停下脚步，对我说：“我要先行告退了，默尔索先生。如果有什么事，请到办公室找我。按照计划，葬礼会在明天上午十点举行。之所以让你提前一天到，是为了给你留出守灵的时间。还有一点，关于葬礼，你母亲的意愿是按照宗教仪式来。我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安排，但还是应该和你说一下。”我向他表示了感谢。据我所知，虽然母亲不是一个公开的无神论者，但她在世时，从未想过什么宗教。

我走进停尸间。这个房间干净明亮，墙壁粉刷一新，顶部有扇天窗，地上摆着几把椅子和一些搁架。房间的正中间，支起的两个搁架上放着一口棺材。棺材盖盖得严丝合缝，但上面的螺丝钉只拧了几下，头部凸出，在褐色的棺材板上显得尤为醒目。棺材旁边坐着一位阿拉伯女看护。她身上穿着白色工作服，头上戴

着鲜艳的头巾。

正在这时，看门人走了进来，来到我身旁。他显然是跑过来的，说起话来气喘吁吁：“棺材已经盖上了。我来把它打开，让您再看她一眼。”

说着话，他走向棺材。我赶紧告诉他不用麻烦了。

“您不打算看一眼吗？”他有些纳闷。

“是的。”我说。

他只好停了下来。我意识到自己不应该这么说，这让我陷入了尴尬的境地。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问道：“为什么不看呢？”听他的口气并非是在责备我，他只是想知道原因。

“我也说不清楚。”我回答道。

“我理解。”他捻了下白色的胡须，没有看我，语重心长地说。

他的眼睛是淡蓝色的，看起来很漂亮，面颊泛着红润。他搬来一把椅子，让我坐下，自己则坐在我身后不远处。女看护起身要出门，当她经过我们时，看门人对我说：“她长了一种瘤子。”我不大明白，便朝女看护多看了两眼。她的头上缠着一圈纱布，就在眼睛下方。在鼻子部位，纱布是平的。她整个脸上，人能看到的，除了这圈白色再没有别的东西。

她离开后，看门人对我说：“我先行告退了。”我随意打了个手势，他留了下来，站到我身后。后边站着一个人，让我很别扭。夕阳的余晖洒满整个房间，两只胡蜂在天窗的玻璃前横冲直撞，嗡嗡作响。我开始发困了。我没有回头，问看门人：“你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了吧？”

“有五年了。”他脱口而出，好像早就做好了回答我的准备。

他一开口就滔滔不绝。对他而言，如果你认为他打算在马朗戈养老院待一辈子，他是不敢苟同的。他是巴黎人，今年刚六十四岁。聊到这儿时，我插了一句：“原来你不是这里的人？”说完这话，我恍然想起，在去往院长办公室的路上，他跟我提起过母亲。他说平原地区气候炎热，尤其是这里，最好早点让母亲入土为安。之后他对我说，他在巴黎生活过一段时间，而且至今对巴黎十分怀念。如果是在巴黎，尸体停放三四天都没事，但是在这里，可放不了那么长时间。推着棺材赶着时间把人埋掉，实在让人难以习惯。他的妻子与我们同行，提醒他说：“住口吧，对这位先生说这些是不合适的。”看门人觉得不好意思，向我道歉。为了化解尴尬，我赶紧说：“没事的，没事的。”在我看来，他说得一点没错，而且很有意思。

在停尸间，他对我说，他之所以来养老院，是因为家里没钱。他身强体壮，便主动申请做了看门人。我对他说，其实说白了，他也是被养老院收留的人。不过，他对此并不认同。我早就感到疑惑，一提到养老院里的老人们，他就称呼他们为“他们”“那些人”，或者直接称呼“老人们”，实际上这些人中的有些人比他还小。很明显，他想告诉别人，他跟那些老人不一样。他是看门人，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他是那些人的管理者。

这个时候，那个女看护回来了。天黑得很快，玻璃天窗上方的暮色转眼加深。看门人开了灯，突如其来的灯光照得我睁不开眼。他请我到餐厅用餐，但我并没有饥饿感。于是他又提议给我

送一杯牛奶咖啡，我很喜欢喝这个，所以就答应了。不一会儿，他端着一个托盘进来了。我喝完了牛奶咖啡，想抽根烟，但又犹豫再三，不知道在母亲遗体旁抽烟是否合适。想来想去，我觉得这么做应该没什么。我给看门人递了一根烟，接着我们两人就抽起烟来。

过了片刻，他开口说道：“您知道，您母亲的院友们晚上也会来守灵。院里有这个习俗。我得搬些椅子、准备些咖啡过来。”我问他能否关一盏灯。白墙反射着强烈的灯光，弄得我昏昏欲睡。他说，那是不可能的。灯的开关设计成这样：开则全开，关则全关。后来，我没有再搭理他。他一会儿出去一会儿进来，搬来一些椅子并摆好，又在其中一把椅子上放好了咖啡壶和杯子。忙完后，他隔着母亲的棺材，坐到我对面。那个女看护也在那边，靠里背着我坐着。她具体在做什么，我看不见。不过根据她胳膊的动作，我断定她是在织毛衣。

房间里很暖和，我喝过咖啡后浑身热乎乎的。夜晚混着鲜花的味道，由大开的门中飘了进来。我觉得自己眯了一会儿，直到被一些微小的摩擦声惊醒。刚才我闭着眼打瞌睡，现在感觉房间尤为惨白。我的眼前，每一件物品，每一处角落，每一个线条，都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一丝阴影也没有。就在此时，母亲的院友们进了房间。他们有十来个人，在刺眼的灯光下，小心翼翼地挪着身子，坐到椅子上，没有弄出一点声响。我仔细打量着他们，从脸部到衣服的边边角角，不放过任何细节，我这样看人在之前还从未有过。但是，我没有听到他们发出一点儿声音，实在难以

相信他们就在身边。女人们几乎个个系着围裙，裙带束在腰间，使肚子显得尤为凸出。我第一次发现，上岁数女人的肚子竟然有这么大。男人们几乎个个拄着拐棍，骨瘦如柴。最令我感到诧异的一点是，他们的脸上看不到眼睛，只看到皱纹丛中一点微弱的光亮。

这些人坐好以后，大都先盯着我看上片刻，再不自然地点下头。他们的嘴唇包裹在掉光了牙的口腔里，让我闹不明白这是在同我打招呼，还是面部肌肉痉挛了一下。对我而言，更相信是前者。这个时候，我才发现他们都围着看门人坐着，正对着我，微微晃动着脑袋。一瞬间，我头脑中产生了一种荒唐的想法：他们好像是特意审判我来的。

没过多久，他们中有个女人哭了起来。我看不到她，她坐在第二排，被前面一个人挡上了。她小声啜泣着，一吸一顿，很有节奏，像是要一直哭下去。至于其他人，他们仿佛都没有听到。他们精神低落，满脸愁容，沉默不语，盯着某样东西发呆，要么是眼前的棺材，要么是手中的拐棍，要么是其他任意东西。那个女人在那里哭个不停。我很纳闷，因为我根本不认识她。任凭她这么哭下去，我实在不愿意，但又不敢当面跟她说。看门人欠过身去，对她说了两句话，她却摇了摇头，回了句什么，然后继续一吸一顿地哭起来。随后，看门人走到我身边，坐了下来。过了很长一会儿，他没有看我，开口说道：“她跟您母亲关系不错，她说她在这里只有您母亲一位朋友，现在却一无所有了。”

房间里的人就这么坐了好长时间。那个女人的啜泣声与叹息



声渐渐减弱，但抽抽噎噎的动作依旧很厉害。终于，她安静了下来。我的困意全无，但觉得浑身酸痛，疲惫不堪。此时，整个房间鸦雀无声，这使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有时，我听到一种怪异的声音，但不知道是从哪里发出来的。后来我才闹明白，这声音来自几个老头，他们在啧啧地咂自己的口腔。他们太过专注于想事情，以至于忽略了自己的小动作。我甚至以为，对他们而言，中间躺着的这位死者没有任何意义。不过如今回想起来，我觉得当

时的想法是错的。

我们喝了看门人端来的咖啡。之后发生了什么，我不大清楚。我记得我夜里醒了一次，看到老人们都坐着睡着了，除了一个老头。他双手拄着拐杖，下巴抵在手背上，两眼直直地盯着我，像是在看我能睡到什么时候。后来我又睡着了，直到被腰部的酸痛折磨醒。醒来时，阳光已经悄无声息地照到了天窗上。过了一会儿，又有一个老头醒了，他咳起来没完。咳出痰后，他如同在做手术一般，吃力地把痰吐到一块方格手绢上。与此同时，其他人都被他吵醒了。看门人说他们该走了，于是他们起身离开。熬了一夜，他们个个面容憔悴。令我意想不到的是，他们出门前，一一跟我握手，好像我们沉默不语地待了一夜，反而增进了彼此之间的感情。

我感到筋疲力尽。我跟着看门人到他房间，草草洗漱了一番，还喝了杯美味至极的牛奶咖啡。走出房门，太阳已经升起很高。马朗戈与大海之间的群山上空，红光一片。海风越过群山吹来，带着腥味。看来今天定是晴空万里。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来乡下了。如果没有母亲这事，出去散下步该有多好。

我在院里的一棵梧桐树下待着，呼吸着充满泥土气息的新鲜空气，精神了许多。我想起共处一室的同事们，现在到了他们起床上班的时间，而我却在苦苦等候。我又考虑了一下眼前的事，但中间被房里的钟声打断。窗户里面人声嘈杂，一会儿过后又恢复了平静。

天上的太阳又升高了点，晒得我的双脚开始发热。看门人穿

过院子来通知我，院长有请。到了院长办公室，他让我在几份纸上签名。他上身穿着黑色礼服，下身穿着条纹长裤。他拿起电话，冲着我：“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已经到了，我现在就要让他们盖上棺材。你是不是在这之前再看一眼你母亲？”我说“不了”。他对着电话低声说道：“菲雅克，转告他们，盖上棺材。”

然后他对我说，他要参加葬礼。我向他表示谢意。他坐到办公桌后，两条小腿交叉。他告诉我，除了值班的女看护外，前去送葬的只有他和我两个人。院里有规定，老人们都不允许参加葬礼，只可以守灵。他解释说：“这是出于人性关怀。”不过这次例外，他允许母亲的一位好友托马斯·佩雷斯与我们同行。院长微微一笑，接着说：“这种情感有点稚气，不过他与你母亲向来形影不离。大伙儿都开他们的玩笑，对佩雷斯说：‘她是你的未婚妻吧。’他付之一笑。他们俩很乐意听到这种玩笑。眼下默尔索太太先走一步，他很伤心，我觉得没有理由不让他去。不过我听从医生的建议，昨夜没让他守灵。”

有一段时间，我们谁也没说话。院长站起来，向窗外张望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好像看到了什么，开口说道：“马朗戈的神父来了。他来得有点早。”他提醒我，教堂在村里，步行过去得三刻钟的时间。之后，我们走下楼。

神父和两个侍童在房前等着我们。其中一个侍童手捧香炉，神父向他弓着身子，正在调整香炉上银链的长度。看到我们到来，神父直起身子。他跟我说了几句话，称我为“我的孩子”。随后我跟着他，一前一后进进了房间。